

劳动的五一节

(外一首)

□ 得已斋主

一
劳动者的五一
劳动节照样劳动
有人快乐
有人不乐

二
机关放假
干部轮值加班
有人任劳
有人不任怨

三
举国五一节
农民有根橡皮筋
放长放短
儿孙回家说了算

四
大街宽,扫把短
垃圾倍增堆金山
多不出一两银子
扫干净,不扫兴

五
有节趁热打铁

无节节外生智
商人从不“失节”
刚需拉到心虚

六
寒假冷缩为精简版
暑假热涨成缩水版
教师的小长假
无一不是真真假假

七
病菌与劳模比敬业
病人挑医生不挑日子
白求恩不问西东
只求病去如抽丝

八
放不放假都在路上
在不在家都在线上
媒体人忙忙碌乐
不在状态心乱如麻

九
站马路观六路听八方
只惦记人车出入平安
灰头土脸微服钻人堆
心里亮着闪闪的警徽

十
子弟兵日操夜练一二一
站岗如守岁说一不二
铭记七一八一十一
把五一当除夕和年初一

劳动者-思想者

劳动者劳力大于劳心，
思想者劳心大于劳力。
劳动脚踏实地创造价值，
思想天马行空生成智慧。
劳动者思想植根实干，
思想者劳动系于梦想。
无劳力者必有近忧，
有劳心者必无远虑。

离开劳力者，
劳心者喝西北风。
喝风不忘观测风源，
解密风口风力与风险。
思想的劳动者未雨先知，
劳动的思想者借风破浪。

卞之琳诗刊

立夏笔记

□徐玉娟

剥开一只只煮熟的鸡蛋
露出小小的元宇宙
绿叶开始在枝桠间
翩然起舞
新蝉正对着树汁醉饮高歌

我把唧唧放进藤筐里
朝着窗外
辨认雨季涨潮的方向
快乐坐在跷跷板上
我在这头，唧唧坐在另一头

煮过蛋的水
可以浇灌绿萝
看它伸出卷须，正深入
人间的初夏
我的许多回忆，也加入了进去

立夏尝三鲜

□周祖斌

当暖风吹过田野，吹绿了树木，吹醒了池塘里的荷花，夏天的第一个节气“立夏”在一片葱茏中翩然而至。立夏海门有“尝三鲜”的习俗，而苋菜、青蚕豆、蒜苔等蔬菜三鲜，更是承载着季节的味道，成为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美味。

“五月苋，正当时”。苋菜，在立夏的菜园里，是一抹热烈的色彩。红苋菜红得似火，绿苋菜绿得如玉，它们在阳光雨露的滋养下，叶片舒展，鲜嫩欲滴。

苋菜的做法多样，清炒苋菜是最常见的。热锅凉油，放入蒜末爆香，再倒入苋菜快速翻炒。苋菜遇热，迅速变软，渗出紫红色的汤汁。出锅前撒上调味，那鲜美的味道，瞬间弥漫整个厨房。苋菜可以凉拌，将苋菜焯水后过凉水，挤干水分，加入调料拌匀，清爽可口，是夏日餐桌上的一道开胃小菜。苋菜还可入汤，将苋菜放入煮沸的水中，加入适量的盐和香油，煮开后就是一碗鲜美的苋菜汤。喝上一口汤，吃上一口苋

菜，那淡淡的清香在口中散开，让人感觉无比清爽。

青蚕豆，是立夏三鲜中的“明星”。立夏之际，蚕豆已经长得饱满圆润，剥开那层翠绿的外壳，里面是一颗颗鲜嫩的青豆子，宛如绿宝石般晶莹剔透。立夏吃蚕豆，不仅因为它是时令货，还由于蚕豆又叫“发芽豆”，大家为讨一个“发”的好彩头。

青蚕豆的吃法简单，一般都是清炒。刚出锅的青蚕豆碧波生青，香气四溢，看得人齿颊生津，垂涎欲滴。吃到嘴里，只需舌头轻轻一抿，清香微甜的蚕豆便依偎在口中，覆盖在舌尖，那味道带着草木的芳香与苦涩，给人以满满的初夏味道。

本地产的青蚕豆季节性很强，上市的日子也就十来天，等蚕豆“眉线”变黑了，它就老了，所以家乡就有“青蚕豆抢来吃不过礼拜把”的说法。爱吃青蚕豆的人只有抓紧在蚕豆短暂的鲜嫩时期中去尝鲜，才能够吃出它的美味来。

蒜苔，在立夏时节，也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。蒜苔从大蒜植株中挺拔而出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着一股灵动的气息。

蒜苔的经典做法是炒肉丝。将猪里脊肉切丝，加入调料搅拌腌制；把蒜苔切成段洗净，入锅焯水后捞出沥干；起油锅，加入肉丝炒至变色后放入蒜苔，加豆瓣酱、盐等调料，炒至均匀即可。蒜苔还可以用来炒鸡蛋、炒青蚕豆等，无论蒜苔与什么食材搭配，它都能散发出独特的魅力，为菜肴增添一份别样的风味。

蒜苔形状细长，立夏吃蒜苔也有“节节高升”的寓意，象征着人们在事业、学业等方面能够不断进步，越来越好。

在立夏这一天，将苋菜、蚕豆、蒜苔等蔬菜三鲜摆上餐桌，不仅是品尝美食，更是对传统习俗的传承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应季的蔬菜，感受着季节的更替和生活的美好。这三鲜，就像大自然馈赠的礼物，每一口都饱含着阳光、雨露和泥土的气息。

闲庭信步



抗旱保果树

□ 龙王

今年的春季，还真的应了那句“春雨贵如油”的农谚。时至暮春，除偶尔下了几场猫洗脸的小雨外，其余均被热辣辣的晴天所取代。广袤的农田里，由于缺乏雨水滋润，刚破土而出的玉米、黄豆等农作物，蔫头耷脑，随风摇曳。

从4月上旬开始起，我和妻子于大清早，从河里，不知拎了多少天、多少桶水，硬是将濒临枯萎的一亩多田的玉米苗和黄豆苗，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。

这边，农作物刚焕发出绿色的生机，那边20多棵生长旺盛、正欲开花的桃、梨、柚、橘等果树，皆因缺少水分，茎干泛黄，叶片脱落。妻子摸着树干叹气道：“这些树正该开花呢，再旱下去，今年怕是什么果子都吃不着了。”

打那以后，每天天刚放亮，早早起床的我就提着两只水桶向河边走。由于连续干旱，大河里水小进不来，因而内河里的水也退缩到了河中心。为此，我带上长舀勺，下到离河水最近的沟底，伸出长舀勺到河中心舀水，再倒进桶里。一桶水装满了，我又开始打第二桶。待打满两桶水后，双手各拎一桶，然后喊着号子，拾级而上。上岸后，直奔果树。

澆水得澆根。我端起水桶对准果树根部澆去。水刚泼下去，树根周围就

“滋滋”冒出热气，就像一个个既饿又渴的婴儿张开小嘴巴，迎接着从天而降的乳汁。最叫人欢喜的是听那声音——喝饱了水的果树，叶片会轻轻抖两下，像大热天刚喝下一碗凉白开似的舒坦。每天，我拎水给果树抗旱雷打不动，一桶又一桶，澆了一棵又一棵。浑身上下，一身水一身泥。每次抗旱下来，手臂发麻，腰酸背痛。但当我看见那些蔫掉的花苞又冒出新尖，心想自己的付出值了。

20多天里，在我坚持不懈的努力下，原先那花蕾脱落的果树又呈现出勃勃生机。那纵横交错的树干表皮也由原来的粗糙皴裂，变得细腻润滑；那层层叠叠的叶片由黄返青，由青返绿，就像抹了油似的翠绿；那一个个米粒大的花蕾犹如繁星似的，缀满树叶间，令人陶醉。虽然太阳才升至屋檐高，但那早已闻到花香的野蜂、蝴蝶已在果树的花蕾上低吟浅唱，翩翩起舞。

蓦然间，我仿佛看到一棵棵果树，那圆溜溜的果实压弯了枝头。远处的田里，那粗壮的玉米苗就像一个挺直了腰杆的哨兵，正等着检阅。

人勤地不懒，付出有回报。种地也罢，做工也好。总之，不管做什么，勤劳是通往成功的唯一捷径，我暗自思忖。

心海涟漪



渐行渐远的老街

□曹菊

中兴镇是我记忆中的老街，位于青龙港与三厂钟楼中间的位置，那里留下了我最难忘的童年。

在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美食对孩子们来讲颇具吸引力。一说起我童年的最爱——黄烧饼，现在还直流口水呢！

邻居小平家做黄烧饼生意。她父亲在食品厂工作过，手艺特棒，做出来的烧饼，色泽金黄、形状美观、香甜酥脆、油多不腻、可口味美。小平的父亲和姐姐负责做，她负责卖。小平会看好轮船班次，等轮船放客时间去青龙港码头卖黄烧饼。暑假里，我们几个小伙伴爱在他们家玩。因为会买到刚出锅的黄烧饼，刚开始3分钱一个，后来涨到5分钱一个，黄烧饼里面还夹着他们独家配料的豆沙。今天还记得那种味道，后来再也没有吃到比他们家更好吃的烧饼了。

夏天的晚上，邻居们会把家里的桌椅搬到院子里，边乘凉边吃晚饭，那是老街特有的风景。

小伙伴们最喜欢去西边桥上乘凉，镇的西边是青龙河，几年前那条水泥桥变成了危桥，现在已经看不到了。如今河道整治后，那边成了风景区。

太阳西下的时候，街西边的孩子会把家里的旧席子拿出来，到桥上占位子，把席子铺在桥上。当然席子是那种窄的，2米多宽的桥面，席子不能太宽，还要留点距离给行人走路。

晚上吃完晚饭，小亚会来约我。我俩手拉手，从东街跑到西街，周周家住桥东面，离桥最近，所以都是她去抢位置。等我们到那边时，桥上已经有很多人了。河面吹来阵阵凉风，人们都不用扇子了，我们特别享受这惬意的时光。

林家大叔给我们讲《三国演义》的连载故事《草船借箭》。安民给我们讲他如何凭借做竹器的手艺闯荡上海的故事。我们坐在桥上，时间过得特快，一晃就八九点了。乘凉的人们纷纷散去，我们也回家休息了。这是那个年代，留给我最简单快乐的纳凉情景。

喜欢听故事，或多或少影响着今天喜欢文学的我。

过年了，家家户户炒花生、蚕豆。小伙伴们喜欢猜数，我和周周也会玩得乐此不疲。印象最深的一次输赢，是和周周、小九、小平打长牌。记得是在小平家，不会玩牌的我，那次竟然来真的。他们教我认识牌，再教我怎么打。初次实践，我觉得特好玩，虽然不怎么打，但是运气特好，就我赢钱。不知

不觉到了晚上11点多，一点也没觉得冬天的深夜有多冷。直到今天我还能感受到那种沉迷于游戏的快乐。

“咚咚咚！”这么晚了谁在敲门？门一开，是我爸！只见他虎着脸：“几点了，还在打牌？”我扔掉手中的牌，钱也不要了，撒腿就跑。我边跑边想，今天回家肯定要挨揍。我一溜烟跑到家里，妈妈说：“你怎么才回来？”我一声不吭，脱掉鞋子，跳上床。脸也不洗了，衣服也不脱了，直接钻到被窝里，头蒙在被子里，耳朵竖起来听，爸爸是否会喊我起来，揍我一顿。一分钟，三分钟，五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什么动静，我在被窝里偷笑，总算逃过了皮肉之苦。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摸过牌。因为不打牌，朋友们觉得我不开窍。其实不然，我比你们都早入行呢！

老街还留下了我“敢死队”的窘态。

小姨比我大8岁，小姨上高中时我还在上小学。记得那年暑假，我看到小姨的自行车放在院子里，就悄悄把车推了出去，学骑自行车去了。

那时我一点也不怕摔跤。起先还在三角架里骑半圈，后来有本事坐到车座上去了，开始正儿八经地骑了。虽然我个子有点矮，屁股一扭一扭，倒也能够得着。从街东面骑到街西边，来回骑着，越骑越带劲。我想挑战一下自己的车技，就把自行车往我们学校那边骑，我想到中兴镇小学的操场上去骑。通往学校的小路是条泥路，不是很平坦。路边是条河，岸边的芦苇并不茂盛。我正骑在乡间小路上，只听有人喊“小明，小明”。不知当时的我怎么会听成“菊美、菊美”的，我头向左边看去，车龙头转向右边，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自行车已经滑向河里，一下子连人带车就下去了。好在河水不是太深，自行车竖着下去，我人没有倒到河底。要知道，对不会游泳的我来说，这是何等幸运！

听到扑通一声巨响，小明妈妈连忙跑过来，喊了其他大人把我和自行车弄了上来。我怎么会像个落汤鸡似的回的家，又怎么把自行车还给小姨的，这段记忆我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。但那时没有一个大人在骂我，这我是有印象的，估计他们都吓坏了。

可那时的我仿佛是“敢死队”出来的，一点也不害怕。

……

耳畔传来李荣浩的《老街》：放不下熟悉片段，回头望一眼，已经很多年的时间……

会船

秦囡摄

